

# 無言的歌




# 驟雨

台北的夏天很是悶熱，一大早就覺得陽光螫人。阿慶把車開到牯嶺街，拐過兩個路口到了一百八十七巷，是一條寬度僅容三部車並排的巷子，這附近一帶屬於老社區，即使偶然出現新興的樓房夾雜在舊式公寓中，也受限於土地面積，多是小雙併或獨棟。

他把車停在十八號門口，下車按了三樓的門鈴。和王家約的時間是七點半，是他提前了點。

待主人應門後，阿慶轉身把車子重新泊好。王家是他的熟客，上一次他們從永和過中正橋搬到現在租賃的公寓，就是透過朋友介紹找阿慶搬的家，那時只有小夫妻倆，才一年多，家中就添了一小口。王家這次要搬到木柵，說是長輩資援給新買了房子，新家添了不少傢俱，所以這邊要搬過去的東西並不




是很多，他前兩天先來看過，估計十一點左右可以上好所有東西啟程。

阿慶帶著一條寬布繩子爬上三樓，這王先生人很和客氣，上回搬家時，看到他只有一個人在搬，也幫著出了不少力扛抬較重的傢俱，後來又介紹好幾個客人給他搬家。也算變成了朋友了。

「阿慶，吃過早餐了嗎？」女主人熱誠的打招呼，孩子已經揩在身上，一個可愛的小娃娃。

「吃過了，謝謝！」他環顧客廳，看要搬的物品已經一堆堆打包好，二話不說就開始把東西提下樓。如果是有電梯的房屋，雜物就可以用手推車疊起來搬，速度又快又方便，但這是舊式公寓，得靠慢慢扛，他把衣服被褥等軟件先放在路旁，請王太太稍




# 驟雨

稍在樓下留意，也順便注意貨車沒有影響到旁的車出入。

較大型的傢俱阿慶就靠著那條寬布繩固定，然後以措扛的方式搬下樓。搬冰箱時最顯技巧，阿慶把冰箱先用布繩繞著綁牢，繩子的另一端則綁繞過自己的額頭上，他半蹲著使勁把冰箱靠貼在背上，就這樣，偌大的冰箱一路就扛下去了。

阿慶從小不愛讀書，十幾歲起就在搬家公司當搬運工，這一身搬家的功夫就是這麼練出來的。從外表看他，個子瘦小，一點也不像勞動者，只有當他搬扛重物時，才令人感覺到他的靈活度和力氣不是一般。幾年前，他拿存了許久的積蓄買了輛中型貨車，開起一人搬家公司，人力少成本低，所以他要



價比一般搬家公司低很多，生意來源多靠的是老客人的口口相傳，也有很多人像王先生一樣每次搬家都找他。

東西都落上車，他細心的用帆布把傢俱蓋住，這一趟走得不遠，但是仍要做足安全措施。

王先生騎摩托車先出發去新家，王太太則搭他的貨車一同前往。上車後，王太太注意到了駕駛座前方擺著一張女人的相片。

「阿慶，這張照片是誰？」她知道阿慶已經四十來歲了，一直沒有結婚，難不成是去年結了婚？

「我太太。」




# 驟雨

「你什麼時候結婚的？怎麼也沒通知一聲？讓我們替你高興一下。」相片中的女人，圓圓潤潤的，不像是台灣的女孩子。

「還沒呢！這是我上個月參加相親團去越南認識的女孩，我已經寄了機票錢過去，下星期四就會來台灣和我結婚。」

「哇！恭喜呀！要娶老婆了。」

「這個女孩我覺得很乖，不過就是年紀比較大，她三十三歲。我不想找太年輕的，年輕的怕吃不了苦。」




「乖比較好，可以幫你持家。嫁過來後你們趕快先生個小孩，年紀大就不是問題了。」王太太只知道阿慶一直都自己一個人，對他家裡的實際情形並不清楚。

「我太太來了以後就可以幫我接電話。」看得出來阿慶對這段婚姻充滿了期待。

「她會中文呀？」

「會一些，那邊的仲介所有教她們。」想到自己很快就要脫離光棍日子，阿慶的心和聲音都是愉悅的。

王家的新家是電梯華廈，物件下得很快，阿慶還幫他們在屋內稍稍搬排了傢俱才離開。




# 驟雨

回到自己的小公寓，阿慶從冰箱拿了罐冰啤酒涼快一下，隨手給自己點上了根菸。每次工作結束回來，面對屋子都感覺孤伶伶一個人，很寂寞。他打拚這麼些年，內心一直很期待有個女人可以分享他辛勞後的成果，但自己個性木訥，生活圈子又小，四十幾歲了，從來也沒有交過女朋友。以後有了老婆，就不必再羨慕別人有妻有小，想著想著，好希望下星期趕快到。

陳氏紅娥是阿慶老婆的名字，他叫她阿娥。很快地，阿慶出外替人搬家時身旁多了個幫手跟著看頭看尾，有時候跑南部的長途也有伴沿途說說話，阿娥中文說得不是很多，但是夫妻倆足以溝通，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再幸福不過了。






或許是老天回報阿慶的善良與勤奮，阿娥在進門第二個月後就懷孕，生下一個女兒。有了孩子，阿慶搬家搬得更賣力了，總期望趁著自己還做得動時儘量多存點錢，他知道現在已經不是一人飽全家飽的情況了。

然而畢竟已經四十好幾，又一直都靠勞力賺辛苦錢，阿慶也知道隨著年紀增長，自己的體力在走下坡。如果再辛苦拚個幾年，可以請得起年輕小伙子來幫忙，就可以做得輕鬆些。阿慶的算盤常常在心中打著。

阿慶的這個夢，終究沒有機會實現。

不知怎麼了，連著幾星期，阿慶咳嗽咳個不停，買了藥水喝也沒見效，到後來，咳嗽還帶著痰。



# 驟雨

「阿慶，要不要去看看醫生，你咳了一陣子了，我看都沒好，是不是感冒了，不要傳染給孩子了。」阿娥有些看不下去。

「好啦！明天我去找醫生看看。」原來是想吃吃成藥就可以。阿慶是勞動底子，身子硬朗得很，過去感冒多半去藥房找藥師配幾付藥吃吃就好了。

他到家附近的地區醫院的內科門診就診，醫生診斷阿慶可能得的是慢性支氣管炎，開了藥，要他照張X光片看看，「少抽點菸，下星期來看片子。」。

一個星期過去了，阿慶吃了醫生開的藥，咳嗽有點舒緩，但就是斷不了。回診時醫生把片子掛在壁上透著光看，「你的胸腔部位看到有陰影，我想替你進一步做斷層掃描，看看是什麼情況。」。



「醫師，那可能是什麼情況？」阿慶覺得自己的身體健康不會有什麼問題。

「可能有長了東西，但是也不見得是不好的東西，如果做斷層掃描，會看得更清楚。」醫生要護士幫阿慶聯絡安排最近的時間做斷層掃描，效率很好，就安排在隔天早上。離去前護士小姐要阿慶帶了注意事項和一份同意書回家看，吩咐看完要在上面簽名。

「醫生怎麼說？」回到家，阿娥剛哄孩子睡著，正準備做午飯。



# 驟雨

「他說我的胸部裡面好像長了東西，明天早上還要檢查一次。」阿慶識字不多，護士要他帶回來的資料其實他也不是看得很懂。他拿著紙張，在緊急聯絡人一欄填上阿娥的名字，他現在有了阿娥，不是一個人。

「明天早上要做檢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」阿娥一聽長什麼東西，雖不太了解，卻很關心。來台灣一年多，阿慶一直對她很好，是她在台灣唯一的親人。

「不要，孩子還小，醫院細菌又多。我只是做檢查，很快就回來了。」

但是，阿慶並沒有如他所承諾的，再回到這個家。

第二天，阿慶準點到達醫院報到進行胸部電腦斷層掃瞄，注射顯影劑後，阿慶突然出現呼吸困難的情況，他的嘴唇明顯腫了起來，醫生一方面判斷他可能是對顯影劑過敏，另一方面先緊急給他罩上氧氣罩及注射急救藥物，然而過敏症候卻未見減緩，最後醫生把他推進急診室進行搶救。搶救過程中，阿慶出現呼吸短促、痙攣、身體發紫而且意識模糊，急救的醫生給阿慶插管，並使用呼吸器，同時，也對阿慶實施電擊和心肺復甦術，十五分鐘後，呈現休克的阿慶恢復了自主性呼吸，心跳略快，血壓偏低，但算是搶救回來了。




# 驟雨

阿娥接到急診室的電話通知，帶著孩子趕往醫院。她不清楚阿慶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。到了醫院，醫生一見她是外籍新娘，中文不是十分流利，也沒有辦法對她多做說明，僅簡單告訴她，阿慶必須要轉往另一間醫院，現在正幫他接洽轉院中。

中午十二點左右，阿慶被轉入一家大型醫院，直接再送進急診室裡。此時的阿慶已經陷入昏迷。醫生診斷阿慶是過敏性休克合併急性呼吸衰竭，且因為休克造成腦部缺氧。在醫院的全力搶救下，阿慶算是暫時穩住了生命跡象，卻沒有清醒。

而阿娥帶著孩子只能跟著守在醫院，好在醫院裡的志工們對她很好，知道她嫁來台灣沒有很久，常常主動幫她處理一些情況。



四天後，阿慶開始出現多重器官衰竭，必須進行洗腎； 拖了一個星期，阿慶的心跳愈來愈緩慢，最後撒手走了。醫生告訴阿娥，阿慶是因多重器官衰竭死亡。而究竟他胸腔內的腫瘤是什麼類型，始終沒人知道。

阿娥一個外籍人士，面臨這種情況完全慌了手腳，自從嫁給阿慶後她從來沒有聽他提起有什麼親戚，醫院回家後她只有開始拿起他留下的聯絡電話記事本，一個一個打電話，看他有哪個朋友可以幫她的忙。阿慶的告別式最後是木柵的王先生出面幫忙張羅，簡簡單單的告別式，替他勞碌的一生劃了句點。





# 驟雨

由於阿慶是注射顯影劑造成不良藥物反應，引發過敏性休克合併多重器官衰竭最後導致死亡，醫院的社工了解他身後留下一個外籍老婆和一個小孩，很熱心地替阿娥以受益人身份向藥害基金會申請藥害救濟，經過基金會委員審議，阿娥得了一百四十萬元救濟金，這些錢加上阿慶身後留下一棟房子和一些積蓄，母女倆先過過日子應該還沒問題。

阿娥最後沒有選擇留在台灣，沒了阿慶，台灣就沒有什麼值得她留戀，她賣了房子，帶著孩子回去越南。

地下的阿慶，仍是孤伶伶。